

几年工夫，海滨城市日照忽然热闹起来了。我生在海边，对海滨有特殊的关注，从大连、青岛到三亚和香港的浅水湾，可说沿着海岸走了个遍。这些城市的海滨早都各以不同风貌特色闻名于世。我在纳闷，日照这个本来名气不大的海滨小城为什么忽然招引得八方来客一齐涌来？其魅力大有超过“老资格海滨”的势头。2007年夏天，我带着疑问到了日照。不看不知道，一看就服了！“天下第一海滨”几个字，在脑海在心底，怎么也抹不去，怎么也赶不走了。

日照全境的泳滩长达60公里，就市区从万平口到大沙洼，粗略计算也有18公里长。清一色的金沙滩，一字直线伸展着，给人的感觉是看不到头，望不

天下第一海滨

毕克官

出来，为时长达三个小时。我请一个眼力好的小青年目测浅滩的宽度，他认为最远处有三个多足球场那样宽阔。浅滩平整得像桌面，乐得游人到滩上安家落户，支起一顶顶小帐篷，过起小日子来了。有的在“家”里鼾声大作，想是游得累了。有的父子在“门口”挖井修渠，忙碌得很。

哪里的泳滩能给游客提供如此广大的戏耍休息天地？游客能不涌向这里么？这样的海滩，实在罕见和难得。

日照大沙洼海滨的沙子，搓在手心，有如最细的棒子面的感觉。原

到尾。在一个城市的市中心地区，集中了这么长的泳滩，除了日照还能到哪里去找得到呢？泳滩的宽阔，一般说是从岸边到退潮最低水浅的斜坡地带。而日照万平口和大沙洼一带的泳滩，妙在退潮之后大片宽阔的浅滩显露

日照的金沙滩，特别是大沙洼的细沙，最能表明日照海的纯洁。这里的沙滩看不到贝壳、乱草和碎石，因为没有海产养殖场的废弃物和倾倒的建筑垃圾。称得上是原始状态的海和原始状态的滩，是原汁原味的。这里岸上

是国家森林公园的大片苍松，有人说这一带的空氣游客可以打包带回家。像这么纯洁的海滨，实在太珍贵了。该是属于“国宝级”的了。

日照海滨好，不仅仅只因为金沙滩。她还另有“绝”的。市区万平口南端石臼灯塔一带，有大片临崖礁石，潮水一退，黑乎乎地显露出来。礁石矮平，适合踩踏。礁石之间总会藏着小鱼、小虾、小蟹

和螺蛳。这当然成为孩子喜欢的天地。每当听到孩子为小鱼小蟹而惊叫呼喊，都会引起我对幼时踏礁赶海的回忆。别处的海滨也会有一点礁石，但不是高尖光秃就是数量很少，不像日照这么受到大人孩子的迷恋。

往南去离市区不太远的刘家湾，滩涂5平方公里，盛产蛏、蛤、蟹等，更是赶海好去处。

以上说到五个方面，都称得上是“全国之最”。这“最”是自然所赐，货真价实，绝非人为“打造”的。日照海滨引人的魅力正在这里。日照没有像有的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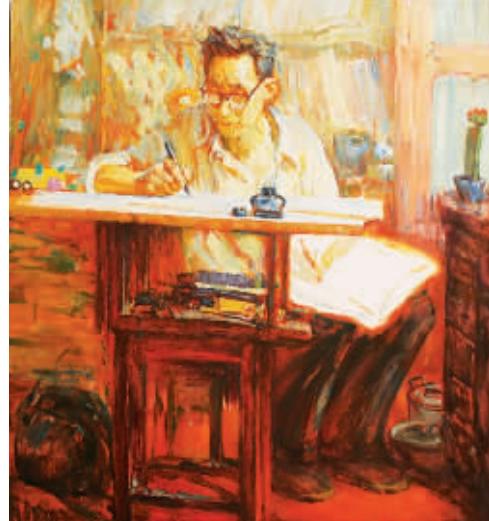


夜光杯

滨城市那样因为发展经济而牺牲靓丽的自然环境。没有为兴建酒店别墅而侵占金滩，也没有因修建“面子工程”而毁掉海滨的原始特色。日照人珍视自然，善待自然。懂得应当人与海亲。一位从河南来的青年人，告诉我他这是第一次看到海，问我海边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我告诉他海边不都是一样的，我说：“你有福气，第一次就看到这么好的海滨。”静坐万平口，广播传来亲切的话语：

“游客朋友们，万平口是日照人民免费接待你们的大客厅！”说得好像啊！

以“情有独钟”“一往情深”都难以表述我对海滨的感情。文化前辈冰心老人幼时生活在烟台海滨。有一年，那里乡村的领导来看望她，当提到大海时，老人竟控制不住感情，“哇”地哭出声来。我没有为海而流过泪，但内心不知流淌过多少回了。冰心老人的哭，才最能表达我对海滨的那份情感。没有想到的是，在古稀之年，能看到日照这么精彩的海滨，这使大海和海滨在我心中提升到了更高的境界，并和大家一起沉浸在天人合一的享受之中。



老师（油画） 方世聪

上世纪80年代，画家方世聪突然从上海画坛消失而出现在巴黎，重新开始了自己的艺术道路。他按照西方的规则参与国际竞争，力图证明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是优秀的。离开上海到巴黎创业，是方世聪给自己下的猛药，迫使自己摆脱思维定势和行为惯性，成为“无产者”，以重新获得艺术自由和人格独立。

因为生活在西方艺术之都——巴黎，看到了各种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同时也面对各种思想学说的冲击，方世聪试图把西方的知识系统与东方的信仰系统和谐地糅合起来，以此形成自己既有东方思维的智慧又有西方逻辑实证的艺术哲学。

方世聪的作品大致有两种类型。一是写实的，趋于写意的人物画和肖像画，作品形式感较强，长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心理特征。一是主观意象画，作品不再是画物质的图画世界，而是画非物质的精神世界，展示内视的思维活动。这种以油画为主要手段的意象画，精灵的形象及其语言符号以多种材料和手段塑造，显得比以往作品的内涵更为丰富，分量更重。

对方世聪来说，每一幅画都是一个小宇宙，与外部的大宇宙息息相通。他的形象世界是不能为人类理性所把握的诗意世界，所以他的艺术语言可以称之为菩提树下的诗。《涅槃》《转世》《繁衍》《灵魂之光》《宁静的灵魂》《众神之车》等，蕴含着佛学的理念并放射着生动的气韵，用似真象而又非具象的形象来表现积淀在意识和潜意识中的感悟，似乎让人体验到宇宙的上、中、下三界的命脉，看到无数可爱的精灵（或灵魂）在虚无缥缈的空中游弋，时聚时散，无边无垠，深不可测，有时是一个黑洞，有时是一个断层。在这样的宇宙中，游动着的精灵令观者时而感到渺小，时而觉得伟大。如此的感觉不正是人的本质的折射吗？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与新加坡文艺界也是合作多年的老朋友。2000年6月，第二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举办前夕，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的李源潮曾专程率团赴新加坡出席艺术节推介活动。2005年6月，第七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再次造访新加坡，向新加坡的朋友介绍艺术节的情况。此后，新加坡艺术节与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共同发起成立了亚洲艺术节联盟。今年7月，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三度到达狮城，确定在本届艺术节期间举办“创意新加坡”文化周活动。

命名为“创意新加坡”的新加坡文化周将以其独特的魅力亮相于第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文化周上，新加坡艺术家们将全方位地向中国观众展现戏剧、音乐、舞蹈、电影和流行艺术等领域中的艺术才华和创作成果，共有12个活动项目。

新加坡华乐团项目经理梁女士身怀六甲，但不知疲倦地陪着我们参观新加坡华乐团，声情并茂地作介绍：作为文化周首演节目

的新加坡华乐团将呈现悦耳动听的当代华乐，配合以新加坡著名艺术家陈瑞献的现场挥毫及多媒体手段，这部书法协奏曲将诗歌和书法美妙地融合乐声中，给观众以全新的视听感受。两鬓涌雪的著名摄影家蔡斯民非常喜欢中国画，近几年他的镜头始终对准中国画家，留下了不少珍贵资料，这次，他

由著名导演郭庆亮执导的话剧《漂流》，也为话剧舞台增色不少。新加坡著名音乐人陈国华，非常喜欢电影，每每谈到电影时眉飞色舞，不能自己，尤其喜欢中国早期电影。这次文化周他也不甘寂寞，拿出与众多音乐家合作的以东西方乐器为手段，为中国上个世纪30年代著名影星阮玲玉的默片《小玩意》配乐，在上海经典的音乐厅，上演一个另类的有声世界，传达独特的艺术感知。同时，新加坡艺术家还将在南京路世纪广场举行户外大型多元文化表演，向广大的中国观众介绍新加坡艺术。至于深受青年人喜爱的流行歌手林俊杰，献唱虹口足球场，这又是一场不眠之夜的晚会。

相信博采传统与现代，融汇古典与流行，沟通东方与西方的新加坡艺术，一定能为第九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增添魅力，为中新两国文化交流谱写新的篇章。

明日请《这是绿叶对根的情意》。

狮城文化有魅力

俞百鸣

来上海开展览，将给观众展示中国书画家的风采。而著名的新加坡交响乐团这回将演奏包括“梁祝”在内的多首经典乐曲，并特邀格莱美奖得主、小提琴家吉尔沙汉姆加盟，为这场交响音乐会增添亮色。新加坡舞蹈剧场带来的创意现代舞，集聚了新加坡、澳大利亚、法国、阿根廷等国舞蹈家的智慧，荟萃了东西方舞艺，想必令青年人欣赏。新加坡戏剧同行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联合创作演出

先进篇载：“子张问善人之道。子曰：‘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善人，前文已述，是善良之人，人中之杰出者。孔子议论的善人，主要是指执政者。

道，多义，此处应是途径、方法义。“问善人之道”，意思是问善人走的路如何，或是问善人干的事怎么样。

践，踩踏，引申为遵循。迹，痕迹，引申为先贤遗留下来的功业以及教诲等。

入室，这是一个比喻，指道德学问达到了精深的程度。居家建筑由外至内分别是大门、庭院、堂屋（正厅）、内室，孔子以“升堂”“入于室”比喻道德学问由浅入深。孔子曾评价子路“由也升堂矣，未入也”（先进篇），是说子路鼓瑟的境界和礼乐德性达到了中等水平。自然，第一阶段实际上是“入门”。于是，后来又有“门外”“门外汉”之说。

对篇章的理解明显分成两派。一派可用《论语新解》为代表的：“子张问善人的行为。先生说：‘善人能不踏着前人脚印走，但亦进不到室内去。’”此解认为善人行事不依成法，有所创新，自成一家，但道德学问未到深奥处，把“不践迹”与“不入于室”看成是两回事，是转折关系。一派可用《论语译说》为代表的：“子张问作善人的原则。先师说：‘不踏着前人脚印走，道德学识难以进入最高境界。’”此解把“不践迹”与“不入于室”看成是一回事，是因果关系。

愚以为，后者是正确的。孔子是说善人没有按照先贤的教导和功业去做，所以各方面都达不到最高水平。但是，

“善人之道”译为“作善人的原则”，不确。

孔子虽然从批评的角度回答子张的问题，但并没有否定善人。“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述而篇）这足以证明孔子对善人的肯定。孔子肯定善人，同时认为善人各方面水平不够，还有其他例子。

子路篇载：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此章中心语是别人说的，孔子引用并加以肯定。“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也可以做到消除残暴、不用刑杀。”这话确实不错啊！此章固然是说胜残去杀之不易，可同时也明确指出善人之道迂钝而功效甚缓。与下一例比较，这一点就看得更清楚。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篇）期月，有一周年、一整月两解，此处似应取前者。如果有人用我主持国政，一年可以改变旧貌，三年就会很有成绩。可见，二三代善人为邦百年，不一定抵得上孔子一人主政三年。这只能说明善人与孔子根本就不是一个水平的人物。善人没有遵循先贤的教导，没有吸取先贤的经验，不学习，或学习较差，道德、学问、能力等等都很有限。

在孔子心目中，善人低于圣人、贤人和君子。《荀子·哀公》载：“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这话不一定就是孔子所说，但意思与孔子思想相合。所以，善人的水准与“士”相当，由上到下属于第四层次。

9月初，我在威尼斯采访电影节。电影节接近尾声，另一桩大事又发生。

9月6日早晨，消息传来，歌王帕瓦洛蒂在其家乡摩德纳去世。

有大事情发生，记者当然应该在现场。但帕瓦洛蒂的葬礼在9月8日下午，而威尼斯电影节的颁奖典礼则在当天晚上，要去摩德纳，就必须在非常有限

的时间内再赶回威尼斯。从威尼斯到摩德纳坐火车要2个半小时，中间还要转车，坐船去威尼斯火车站又要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时间安排得不好，采访不到金狮得主，就没有办法补救了，所以大部分的国内同行，如果不是有多路人马在威尼斯，大多选择不去摩德纳。

说老实话，一直到坐上去摩德纳的火车，我还在犹豫。最后我告诉自己，如果错过了这样的大事，作为一个记者，一定会后悔。

经过努力，我终于得到了进入教堂内葬礼现场的许可，成为仅有的2名进入现场的中国记者之一。葬礼下午3时开始，4时45分，我从送行的人流中挤出来，此时要赶5时零5分到中转站Bologna的那班火车，若赶不上这班火车，下一班就是差不多1个小时之后，之后的转车也会因此出现问题。

有一天，我已经跟一位出租车司机约好让他来接我，但跑到约定地点，却发现此地人潮汹涌，全是为帕瓦洛蒂送行后离开的人们，而警察也拦着不让车辆停下。心里直叫糟糕，我立刻选择跑步去火车站。距离开车时间只有十分钟不到，边跑边觉得很绝望，手机突然响了，是那位意大利司机！他也很焦急地问：“你在哪里？好多人啊！”

司机很快找到了我，用赛车的速度把我送到火车站。跳下车，奔进站台，就看见火车正缓缓地进站。坐上这列火车，才有了一点点的安全感。因为只有赶上这班火车，到了转车站Bologna，我才能赶得上去威尼斯St.Lucia火车站的那班火车。威尼斯有两个火车站，其中St.Lucia离威尼斯电影宫所在的丽都岛比较近，如果坐之后的火车，就必须到另一站再换别的车去St.Lucia，耽误的时间大约要40分钟，再加上从摩德纳出发的时间要晚近一个小时，那我简直就没可能赶上金狮得主的采访了。运气很好，到了Bologna，我在站台的自动售货机上买了一个三明治和一瓶水，瓶盖还没来得及打开，去St.Lucia的火车就进站了。我松了一口气，几乎是同时，就倒在地板上，简直不想再爬起来。



论语新读

“善人之道”译为“作善人的原则”，不确。

孔子虽然从批评的角度回答子张的问题，但并没有否定善人。“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述而篇）这足以证明孔子对善人的肯定。孔子肯定善人，同时认为善人各方面水平不够，还有其他例子。

子路篇载：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此章中心语是别人说的，孔子引用并加以肯定。“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也可以做到消除残暴、不用刑杀。”这话确实不错啊！此章固然是说胜残去杀之不易，可同时也明确指出善人之道迂钝而功效甚缓。与下一例比较，这一点就看得更清楚。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篇）期月，有一周年、一整月两解，此处似应取前者。如果有人用我主持国政，一年可以改变旧貌，三年就会很有成绩。可见，二三代善人为邦百年，不一定抵得上孔子一人主政三年。这只能说明善人与孔子根本就不是一个水平的人物。善人没有遵循先贤的教导，没有吸取先贤的经验，不学习，或学习较差，道德、学问、能力等等都很有限。

在孔子心目中，善人低于圣人、贤人和君子。《荀子·哀公》载：“孔子曰：‘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贤人，有大圣。’”这话不一定就是孔子所说，但意思与孔子思想相合。所以，善人的水准与“士”相当，由上到下属于第四层次。

这天第一顿正餐，发现已近下午6时，而之前，自己居然都没觉得饿。简单地吃完东西，我打开电脑，把帕瓦洛蒂的稿子写好。这时候，威尼斯方面颁奖典礼也开始了。拜托好的同行朋友，开始给我发短信报告得奖情况。当火车进入威尼斯St.Lucia车站，我收到了消息：“李安拿下了金狮。”兴奋的同时压力也陡增。从火车站里出来，我几乎是扑到了水边，直接跳上了我见到的第一辆有司机的水上差头，虽然知道这玩意贵，来威尼斯两次也不敢尝试，但这个时候顾不得了。

我跟司机说，你能开多快就开多快。很快，我就知道威尼斯的水上出租车能开多快了。浪很大，站在船头感觉就像坐高速运转的过山车，虽然戴着墨镜，但眼泪还是忍不住地落了下来，而且是被风吹得横着流，从眼角一直流到头发里去。这个时候，也不能叫人家慢下来，只好紧抓着船头的横杠苦撑。司机直接把船开到了电影宫的后门，我的腿都已经软了，几乎是爬下船，再往位于电影宫三楼的新闻中心跑。跑进发布会现场，眼泪还没干透。此时，发布会正好开始。

但体力在这一刻，也开始觉得有些透支。采访完之后，在新闻中心里写稿子，我坐在那里，边写人边晃，像还在船上。一直写到凌晨3时，终于把稿子传给正焦急等着的编辑之后，我松了一口气，几乎是同时，就倒在地板上，简直不想再爬起来。

坐在火车上，吃着我